鍾惺集/4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十六 ◄

鍾惺集
卷四十七

► 卷四十八

卷四十七 · 題跋二

閱聖教序廟堂碑聖母坐位四帖

古法帖無妍拙放斂，其下筆無不厚者。厚故不易入，所以能傳。試取古帖中數字極樸而無態者一臨之，才覺有一二分似處，即佳矣。而彼其樸而無態者自如，人反不以為佳，此所謂厚者也。籲！豈惟書，古人作文作事莫不皆然。甲寅三月十九日，守風湖口，閱此四帖，偶及之。

跋坐位帖

唐人學書，最重右軍。雖以旭顛素狂，其合處往往有《十七帖》情法，是以無佻卞之習。今觀魯公此帖，無一筆不從《蘭亭》《聖教》中出，雖極勁逸，而筆墨內外，隱隱隆隆，常有裝裹。

宋人書似多祖子敬，米覺尤甚。然吾師雷何思太史，平生多仿米書，而予所藏手劄八道，筆筆出於《坐位》。然則今之從佻卞處求米者，又似未睹米書者也。夫米書，乃云「飛翥沈著」矣。

題吳康虞逸初堂法帖後

吳康虞刻《逸初堂法帖》，自二王以下，皆從墨跡鉤出。雖刃初發鉶，而玉未離璞，深淳可愛。康虞精心裁鑒，又妙莊嚴，鉤刻必購好手。然吾聞董太史嘗語人云：「吾《寶鼎》不如《戲鴻》。蓋《戲鴻》刻手頗樸，兢兢尺寸不遑，筆意俱在。而《寶鼎》出吳中巧匠，以意為鋒，務求刻露，其於淳古之意，或反失之。」予深味此語。夫得不在工，而失不在拙；合之於守，而離之於變。遠近雅俗之間，有難言者。康虞其目意審之！

跋所書米元章閱書帖示友夏

余嘗謂不善書人，不宜輒書他人詩文示人。非直避小史之譏，書他人詩文，觀者便略其詩文而專求其書，隱然以書家自處，故不敢耳。余書他人作，實從此紙始。適友夏見過，睹老米此帖，喜其文詞工放，故錄此奉寄。

友夏方寓書，詫余真書之進，見此勿曰：「此吾驕灌夫罪。」余矜局時時有之，或有以自信，初非人言所能驕也。

書所與茂之前後遊處詩卷

予己酉與茂之晤金陵也，予往。庚戌與茂之晤燕邸，今年壬子與茂之晤於楚也，茂之往。遊覽棲托，皆以日月，計合離三番，寒暑四易。茂之客予山園，出此卷索書前後詩。予後日之視今日詩也，進退去留不可知；但由今日視前日詩，其慚悔者多矣。強書之，作聚散中一部年譜可也。

題馬士珍詩後

予既為詩贈馬郎矣，頃之，其從兄金吾君來，言馬郎能畫，匍匐時畫地作山水。右丞云，「前身本畫師」，此說非也。良是山水宿因未盡，心惟目想，故習復生。

嘗聞畫者有煙雲養其胸中，此自性情文章之助。昔人怪孫興公神情不關山水，而能作文：明山水之與文章相發也。世未有俗性情能作大文章者。馬郎性情在山水間，發為文章事業，自當入妙。

寄語畫師，勿以為戲而戒之，藏修餘日，使之伏習成家，亦可消閑止逸。異時予衰不出

遊，馬郎讀萬卷書、行萬里路後，應作《真形圖》寄我山中，鼓琴動操，四壁皆響，是馬郎相對時也。辛亥十月八日，止公居士題。

題胡彭舉畫贈張金銘

此金陵胡彭舉寫寄予者也。予所得彭舉畫頗多，而彭舉每為予作畫，輒多人外之致，此尤幽淡蕭遠。癸丑，金銘與予再晤都中，向予索此幅，予捐以與之。

金銘慕彭舉不得見，與予見而輒易別。見彭舉畫及予姓字，與予為彭舉題此畫者，如予兩人日接乎其前也。先師雷何思太史有言：「人生第一樂是朋友，第二樂是山水。」朋友則其人也，山水則其畫也。金銘之欲有此幅也，畫耶？人耶？

金銘索予畫在燕，為癸丑春。予之題成而寄金銘也，予在燕邸，金銘在濟陰官邸，為是歲夏六月十二日也。並記其年月地焉。

題靈谷遊卷

吳康虞出《靈谷卷》見示，是胡彭舉最得意之筆。蓋壬子夏五月，與林茂之、胡昌昱、譚友夏同遊，各有詩，歸而圖之者也。

予於谷谷，五載之內凡作兩遊：一以己酉秋末，值我將歸；一以甲寅春初，為今始至。暄淒既異，詳略不同。各有一詩紀之，聊書於後，以當題跋。兩遊與予皆同者，獨茂之、五弟快；皆不與者，為彭舉、昌昱、友夏；有與有不與者，則康虞及商孟和。

展畫誦詩，雖皆謂之同遊可也。

題胡彭舉為蔡敬夫方伯畫卷

敬夫勤慤人，其立身居官，是陶士行一流，而於一切韻事，如書畫之類，獨涉其趣。金陵胡彭舉與今南水部胡公為至交，胡公則敬夫同里至戚，轉乞胡公，彭舉之畫自可徒手坐致。乃敬夫必從數千里外裁書贈詩，儀物秩然，而後敢乞彭舉畫，此敬夫慤處也。彭舉感其意，為作《疏林幽岫》長卷。

夫彭舉作畫，原以怡情；其與人，亦以酬知。「潤筆」二字，豈宜以此待之？然彭舉清貧高士，吾輩作官，寧可專借交遊顏面，欲以空言徒手坐致其所以怡情酬知之具？彼縱不言，獨不愧於心乎？此非惟涉趣之不真，亦作人取予之苟也。吳人王亦房，百谷幼子也，嘗為予言，張伯起晚年索其尊公為題像讚，具錢二佰文取酒，曰：「老友不當以筆墨事空累之。」前輩人意思如此。

題仙遊潭

此子瞻少年書，骨氣全出顏清臣，筆反老而變，非若世所傳子瞻書，使人望而知其為子瞻也。使人望而知其為子瞻者，蓋子瞻之一節，而非其全且至者也。

記中題唐刻天王鬼神飛仙像，而悲其不為世人之所觀采。今此書已不甚傳，楚人令盭戾者拓以遺余。然則世間妙跡雖得文人題筆，猶有終沒，且並其所題而終不得傳者。其得傳者，幸也！

題焦太史書卷

惺生平不喜無故而求見海內名人，蓋以角巾競仿，龍門虛慕，自是漢末一段浮習。師友不得力處，全在於此。至秣陵焦弱侯太史，猶欲一見其人。

己酉，惺以計偕過秣陵，適先生謝客，未遑求見而去。甲寅正月，以使事舟泊龍江，例不入城。予楚人，兼之作官，不時至南都，而先生亦且老矣，不知此生終得見否也？此卷蓋予官京師，從友人吳康虞乞書者。丁巳，予請假還，止寓南都，始得見先生。蓋先生七十有八矣。其顏面間常有嶽瀆之氣，真異人也。沐浴經年，為益不少，先生亦深加知愛。然予未忍乞其片紙。

《禮》云：「老者不以筋骨為禮。」夫筆墨關乎精神，又何止筋骨而已哉？今之求見人而乞其詩文及書者，非必能知而賞之也，不過曰吾已見其人，吾已藏其人詩文及書而已。是以齒德人形神，供我名根也，不亦人己兩失乎？夫行卷，自未相識前而因人乞之者難，在既相識後而身自乞之者易。吾於先生之書，亦保其難者而已矣。

跋林和靖秦淮海毛澤氏李端叔范文穆姜白石王濟之釋參寥諸帖

古人作事不能詣其至，且求不與人同。夫與人不同，非其至者也，所謂有別趣而不必其法之合也。寧生而奇，勿熟而庸。夫若是，則亦可以傳矣。今觀此數帖，其人皆不甚有書名，而皆似其人。烏乎似？曰：不同。萬曆丙辰八月二十六日，舟發潞河，感茂之此卷，跋之。

題所書再至金陵詩與茂之於烏絲箋冊後

李長蘅遺予烏絲箋一百張，皆手自界畫者。非惟工致，亦朋友心力所存，交情之所存也。用之一年幾盡，僅餘此數幅，不忍妄用之。書所作《再至金陵》五言律若干首，與茂之藏焉，庶不虛此紙耳。其攝山諸作及舟中《鵲巢賦》等篇，皆與茂之同作者，別書有宋紙卷，此未之與也。萬曆甲寅春二月，惺識於繡溪舟中。

書茂之所藏譚二元春五弟快手劄各一道紀事

古今成大事，其寄跡微陋；事成之後，有不可告人且不欲人之告於我者。非獨王侯將相，書畫詩文莫不皆然。特其業成之後，人皆見其盛事絕然，而此一段遂不能傳於後耳。

予有五弟快，慧而樸重。幼以無母失舉，即家人亦不以文事望之。記甲辰十月，譚友夏過予，日為客作書，予弟從旁凝視頗篤。友夏察其意之近於書也，書《古詩十九首》，使之影摹，輒肖。當其時，友夏書法不如今日遠甚，而已儼然弟師居之不疑矣。後友夏精力詩文，不甚厝意於書，而吾弟以數載專愚，服習奪巧，即不知於古人何如，知友夏之自謂「青不如藍」久矣。今有譚及吾弟學友夏書者，吾弟不慚，而友夏反不免於慚。如淮陰封王後，客有對漂母談其飯王孫事者，信不諱，而漂母反為之諱耳。

今觀此二劄，雖皆兩人得意之筆，然青與藍亦自易辨。吾弟畫手入妙，曾師茂之，而茂之今似避席。然吾與友夏詩文，世非無師之者，而吾兩人自若，師吾兩人者亦自若。友夏之精力詩文，而於書法似不免中怠，有意耳。故曰：其術不可不慎也。時萬曆丙辰秋七月二十日，鍾惺識於燕邸。

題茂之所藏宋拓黃庭後

古法書無論墨跡，即真正舊拓，皆有一段渾淪元氣難入手處。予幼苦於書，幾不成字。稍借《黃庭》楷本近人者學焉。伏習未久，欣欣若有所入，自以為庶幾得之。今四十矣，

見茂之此本，使人學書之意頹然欲廢。此遠近難易之分也。時萬曆四十二年正月晦日，惺識於濡須舟中。

題五弟快為予書遊牛首古詩三首與茂之後

魏文帝見曹洪箋，知其為陳孔璋筆，與書嘲之。洪答書置辯，仍出陳手，未數行便云：「欲令陳琳作報，琳頃多事，故自竭老夫之思。」予每讀至此。輒大笑腹痛，不能終篇。予性不耐臨池，每有篇章，恒遣第五弟代書，而不掩為己有，頗覺真率。

己酉三月二十八日，過茂之，出《天闕》三詩相示。茂之極喜，乞書狹幅，張之齋壁。次日歸，命少弟書之。書罷，手題此，聊以自首云爾。

書所作中元三疏卷後

予自作三疏而不能讀，況書以示人乎？茂之愛其聲情沉切，可通九幽。忍痛書之，仍屬勿置案頭，令予再見也。

跋先師雷何思太史書卷

雷先生書從膽識出，其落筆停筆，具見豪傑之氣，非書家比也。惺與先生分義如此，而生前自手劄數通外，不得其半紙，意以為後此得先生書非難。辛亥，惺使蜀，將訪先生里第，且齎佳紙數通以往，而先三日先生捐館矣。異人筆墨，得之有命，雖弟子不能強之師，況其他乎！

此紙蓋庚戌六月，先生將出都，予為林茂之乞書者也。書成，予同年中有極好先生書者，從茂之手攫得之。茂之窮，予為賺而還焉。向使予以自為計者為茂之計，則茂之亦安得有此書也？丁巳，寓白門，偶過茂之。值其他出，從架上抽得此，感而識其本末。

跋袁中郎書

詩文取法古人，凡古人詩文流傳於鈔寫刻印者，皆古人精神所寄也。至於書欲法古，則非墨跡舊拓古人精神不在焉。今墨跡舊拓存者有幾？因思高趣人往往以意作書，不復法古，以無古可法耳。無古可法，故不若直寫高趣人之意，猶愈於法古之偽者。余請以袁

中郎之書實之。

夫世間技藝不一，從器具出者有巧拙，從筆墨出者有雅俗。巧拙可強，雅俗不可強也。中郎沒才十餘年，其書又不工，今展卷深思，若千百年古物乍見於世，是何故？請與書家參之。

書宋板世說新語

余老於讀書，而家不畜古善本，非惟力不能購。少陵云，「讀書破萬卷」，一古善本價，可飽貧士數家，吾其敢破之哉？不敢破，因是以不敢讀。吾懼其以不敢破之故廢吾讀也，故寧勿畜之。雖然，世之不讀書者，其中決不愛且敬。

今見新安程伸之所購宋板《世說新語》，曾未讀而愛敬之心從紙墨生。以此書筆舌輕滑，對之如《典》《謨》然。夫如是，則亦不患無讀之之道矣，安在古善本之能廢吾讀也？吾力不能購，姑以此自解耳。然宋板書紙墨亦不必盡妙，未有淵靜貞妍如此者。又聞王弇州宋板《漢書》，今亦在新安某家。嗚呼，人何可以無力！

題祖像碑記後

盜業與殺、淫等，不與而取，假而不歸，充類皆盜，此祖像缺失之因也。其始借臨，或供或施，豈皆有盜心哉？愛而欲有之，以至於此。守舌弱，求不敢拒，還不敢詰。彼此因循，無盜心而有盜業，實可憐湣。聞大司寇陸公光祖官南都時，每一借臨，解帶為質。一曹郎為蜀人，攜數軸歸多年矣，公馳使至其家取還。今商舶和修其一也。豈獨護法保持？蓋不忍使人以供且施之故流入盜業而拔之。此其念何如哉？惺既刻其始末於石，命守者拓之。有借臨者隨與一紙，雖求不拒、還不詰可也。

題邢子願黃平倩手書

微獨書，凡夫操之一人而能為可久者，其精神學問必有一段不敢苟、不肯輕為同者也。嘗見前輩不必盡學書，至有文章名天下而作字不能成形者，有一人為之，則遂入古人之室。何者？皆不為，而為之自一人，則受命獨，用誌一。其所以可久之道常鬱鬱然、森森然立於筆墨之中，而遊乎其外，不息則久，誠之所為也。觀秦京所藏邢子願、黃平倩二公劄，悟此理焉。

今遍地皆書家，而古人書法已亡。無他，同而不求其至，叩之以「精神學問」四字，而茫然不能應，吾有以知其為苟道也。古書家斯、邕、鍾、王，其人皆北產，不在江南。今言書必稱江南，以江南人遍地皆書也。試叩之以「精神學問」，應者幾人哉？乃齊得一人焉，即為子願；蜀得一人焉，即為平倩。齊與蜀，固不必夫人而為書也。受命獨，則人不能同；用誌一，則我不敢苟。雖欲不久而不可得也，誠之所為也。

題貝葉畫

貝葉作畫，意之所至，偶與物觸，筆墨從之。前無所本，後亦不必以為法。惟是留之至今，守而無失，故可念也。物無堅脆，以所托為壽夭。此為上海朱氏家藏，留玩累日，題而歸之。

跋黃大癡畫

今年春，胡元振攜一小幅畫見示，以為元人筆。視其題款，曰：「天鵬為悅道寫。」天鵬不知何許人，印曰「施翥私印」，天鵬，蓋翥字也。余購得之。謂天鵬為元人與否不可知，其為黃大癡以後之人之筆無疑矣。何以知之？其筆體思韻，妙得大癡之微。又以知今之學大癡畫者，皆未見大癡畫者也。

無何，乃於人家見大癡一小幅，與天鵬畫紙既不殊，其尺度亦復無爽。位置點染內，師友淵源居然可想。余又購得之。其題款亦曰「大癡為悅道寫」。天鵬時代乃因大癡得之。彼悅道者，其人蓋鑒藏家。然此二畫不知何時別悅道他往，往更幾地幾人，而同時入余手。其分合因緣有不可思議者。欣慨之餘，為記其事。

（沈刻《隱秀軒集》文餘集題跋二止此）

家畫跋

庚申秋冬，予在白門病困，口不能言與食，足不能行，身不能眠，而獨能持筆作畫。作畫則反不知病，其誰使之？五弟快曰：「兄蓋以畫為藥耳。」因念漢元帝命王褒等以文字為東宮娛病，不為無故。病起，反不能作，所謂病愈藥止也。

予所畫凡十小幅。時舉家憂惶，五弟素好作畫，內人吳氏喜畫蘭，皆久不言筆墨矣。予病起時，一作蘭十種，一作山水十種，益之。吾聞再生者舉酒相賀，斯又以畫為酒也。

欲裝一冊，誌痛定之思，忽忽失去。天啟辛酉冬，予遷閩督學，暫歸理裝，得之敗簏中。絹墨不屬，如數百年物。裱而存之，以授侄昭夏。壬戌二月初到家，再出展視，題此。

自跋茶訊詩卷

吳門買茶之使，在予已成歲事。人笑其迂，不知其意不在茶也。予與元歎，吳楚風煙，渺然天末，以顧渚一片香為鴻魚之路，往反間書可必得，如潮信之不爽。中間或元歎寄詩而予未及答，或予寄而元歎未答。今茲乙丑歲之使，以四月八日自家而發，有詩奉寄。

因彙前後兩年之作，書之一卷，題曰《茶訊詩》。未和者補之。歲久積之成帙，亦交情中一段佳話也。

（以上二篇錄自《鍾伯敬先生遺稿》卷三）